

戰國秦漢簡牘中所見「表」及其「旁行邪上」特徵

馬 彪¹

- 一 問題的提出及本文旨趣
- 二 與簡冊形狀相應的「表」
- 三 如何理解表的「旁行邪上」
- 四 直綫式「旁行」書寫的查閱表格
- 五 斜綫式「斜上」推演的計算圖表
- 六 結論：秦漢表的諸特徵

一 問題的提出及本文旨趣

二十四史的各代正史雖說都是紀傳體史書，但其中並不是所有時代的史書都有《表》。比如漢代人著的《史記》《漢書》中有表，但是自班固（32~92）《漢書》以後直至宋代歐陽修（1007-1073）《新唐書》的近千年之間的正史都沒有《表》。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為什麼漢代人發明並特別重視史表，而此後近千年之間又不重視呢？

第二，為什麼十一世紀開始又恢復了《表》的體例，甚至在清代

出現了以萬斯同《歷代史表》為代表的補表學問呢？

因為第二個問題不屬於本文的討論範圍，所以這裡僅圍繞第一個問題提出一個觀點，即西漢中期司馬遷創造史表，以及東漢前期班固繼續編寫史表的做法，與當時作為書寫材料的簡冊關係密切，史表產生于簡冊中普遍使用的各類「表」；而當簡冊等書寫材料被紙取代之後，一部分的表與文章合併，一部分的表與圖合流，因此表的使用出現了衰退。這裡只談幾個問題：與戰國秦漢書寫材料相關的「表」形式、對所謂「表」的「旁行邪上」特徵究竟應當作何解釋、出土資料中所見用於查閱的「旁行」表格、用於推算的「邪上」圖表、秦漢表的特徵及表的由盛而衰。

二 與簡冊形狀相應的「表」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在甲骨文、金文之後，從前五世紀至公元三世紀戰國、秦漢時期，書寫材料主要是竹簡、木簡、木牘、絹帛，其中又以竹簡、木簡為主。從東漢末年起紙張的使用才逐漸得以普及。

當然，簡的使用絕不晚于戰國時期，甲骨文「冊」字的字形（) 就是用編繩將竹、木簡編聯成冊的形狀，所以可以說至遲在殷商時期簡已經成爲書寫材料了。

從戰國秦漢的出土實物來看，所謂「冊」一般是將幾十支甚至幾百支竹木簡片用二至五道繩編聯成冊，在右邊一根簡上從上至下寫完之後，繼續在左邊一根簡上寫。從出土簡冊的字跡來看，有時是先將白簡編成冊之後再書寫，好處是可以避開有編繩之處，缺點是寫錯了不易改正；所以書寫者有時會先分別在一支支簡上寫好字之後，再行編綴成冊。

不過，因爲竹、木不像石器、銅鐵器那樣易于保存，所以在考古中尚未發現周代以前的實物簡。否則的話如果說與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並存着一個竹木器時代的話，恐怕也不爲過言吧。

正是由於簡的長期使用，中國文字的書寫方式主要是適應竹木簡的細長條形材料而書寫的，所以自然地使用了以下兩種書寫方式：

第一，不同于其他民族橫寫的所謂「直下」的縱寫方式。

第二，利用竹木簡編聯成冊時形成的縱綫（簡與簡之間的縫隙）與人爲的橫綫（編繩等）交叉形成網格，而大量使用的表的形式。

《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畫革旁完以爲書記。」說安息國遠在西方（伊朗高原），那裏的人在皮革上橫向書寫作爲書記。東漢人韋昭（204—273）在解釋漢代中國人與外國

人在書寫方式之不同時也說：「外夷書皆旁行，今扶南猶中國，直下也。」意思是說外國人的書寫都是橫向的，但是現在的扶南（今日柬埔寨、老撾、越南、泰國一帶）人的書寫卻如同中國一樣，是自上而下縱向的。

從出土簡牘文字來看，所謂「直下」，就是在一條簡上從上向下地書寫。不過由於書寫材料通常不是一支簡，而是一組簡，即由繩索編聯成冊一組竹木簡，所以實際上自然形成了，既有縱綫（簡與簡之間的縫隙）又有人爲的橫綫（編繩等）的叫做「冊」的書寫材料。這種具有交叉網格的書寫材料，就是今天使用的劃有網格的稿紙的前身。這一特點在出土的實物中可以得到證實（圖一）。總之，書寫者在右邊一根簡上從上至下寫完之後，繼續在左邊一根簡上書寫，就是一種「直下」的方式。另外，從馬王堆帛書上的縱橫劃綫來看，這些綫顯然是書寫者爲了便於書寫事先劃在帛面上的（圖二），由此筆者推測這是在模仿竹木簡「冊」的天然形狀。如果，這一推測是正確的話，還可以進一步認爲在上古簡、帛、紙三種書寫材料之中，「簡」是最先使用的，然後是「帛」，最後是「紙」，而帛、紙上劃綫的書寫形式，應該是來自于竹木簡「冊」的縱綫，即簡與簡之間的天然縱綫。從出土實物看，書籍、法令、文章通常使用這種書寫形式。這種書寫形式後來在紙張普及之後仍然沿用至今，所以人們對它很熟悉。

另一種情況即所謂「表」的形式。「表」的本意是表面，尤其指毛皮之表面。所以《說文解字》對「表」字的解釋是：「上衣也。從皮，從毛。古衣裘，以毛爲表。」即「表」字的本義是表裏的表，逐漸引

申為「表識」、「表現」的意思。《史記索隱》註解《三代世表》時說：「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案：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着，須表明也，故言表也。」換言之，《史記》記載那些「事微而不着」的歷史現象時，採取了排比零散細微事物（包括人物）之間連帶關係的「表」的形式，由此達到了將那些由於缺乏史料而無以定着的歷史現象有了相對固定的時間位置和人物關係。當然，這只是「史表」的功能。那麼，在司馬遷創作「史表」之前的「表」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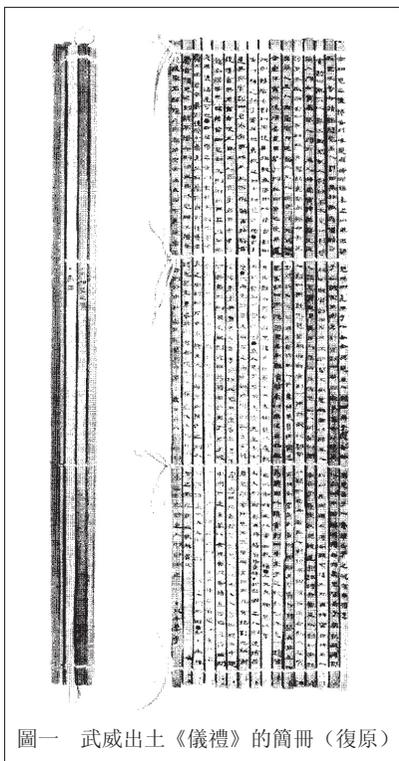
從實物來看戰國秦漢時期「表」的製作，是相當依賴于「冊」的天然豎綫條和人為編繩的橫綫的，而且可以明顯地看到書寫者根據需要隨時畫一些橫綫，使其與天然的豎綫交叉形成表格的形式。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中有一組題為「夢」的占夢口訣表（圖三）。其形式為：

第一條（一三背）簡上寫有題目和如何祛除噩夢影響的說明文。
從第二支簡（一四背）至第一一簡（二三背）是一組畫綫的表格。表格從右至左排為十列（即十支簡），從上至下分為六欄，共計六十格（包括空白格）。從照片上可以明顯看出，六十格表的縱綫就是十支簡的簡與簡之間的縫隙，而在構成六欄的橫綫中：四條是事先畫上的墨綫，三條（最上、最下、中間）利用了上、中、下三條編繩。當然，在出土的各種「表」中，筆者也發現書寫者根據需要使用了各種符號，甚至空白來表示橫綫的情況。例如圖五所示《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諸表中就通過多種符號及空白的使用，達到了有限的

簡冊面積中同時繪製幾種表格的目的。

不僅如此，在馬王堆帛書中筆者也發現了與此簡冊表格類似的手繪表格形式。例如被定名為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或稱《篆書陰陽五行》和《式法》）中縱橫交叉的朱綫底格（圖四），筆者認為這種畫綫的形式也是模仿了簡冊的表格形式。

總之，筆者認為由於戰國秦漢時期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木簡，所以為了簡潔、清晰地進行表達，書寫者巧妙地利用竹木簡編聯成冊時形成的縱綫（簡與簡之間的縫隙）與人為的橫綫（編繩等）交叉形成網絡，而大量使用的表的形式（關於當時表的分類，將在本文第三、四節詳細論述）。



圖一 武威出土《儀禮》的簡冊（復原）

先來看看桓譚所謂《史記》太史公《三代世表》的「旁行」形式。圖五的《三代世表》從上至下分為八欄，縱向排列了黃帝、顓頊、佶、堯、舜「五帝」以及夏、殷、周「三代」。這的確是一種與通常「直下」不同的「旁行」形式。即每一欄從右向左書寫了某帝名稱，起至的世代、國號等。

由此可知：當時的表一定是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事物之間關係而得出某種結果的、具有一定格式的文字群。而這也是本文對「表」的定義！

然而，對於這種以縱橫綫交叉為表格的分欄書寫形式，一直以來學者們將此理解為桓譚所說的「旁行邪上」但是在《三代世表》中筆者看到從黃帝至夏、殷、周的縱向關係，也能看到每一朝君主之橫向世系。即有着太史公本人所說的「察其始終」（《六國年表》）的表格功能。但是實在看不出司馬遷用這張「表」在表述各個人物之間有何斜向關係。無論如何表格中只見直綫未見斜綫，這應當如何解釋？也正因為如此，歷代學者只好籠統地認為所謂「旁行邪上」就是「史表」，而無視桓譚所說「旁行」與「邪上」的區別。但是，畢竟有學者看到了「旁行」與「邪上」的不同，只是無法對「邪上」予以解釋，從而感嘆其「梗概皆不知，祇能空留遺憾！」。

再考察一下出土簡牘中所見表的「旁行」形式：

表或寫在複數簡編聯的簡冊上，或寫在木板上。與寫文章不同，書寫時不是在一根簡上從上到下寫完之後，再換到第二支簡上；二是在簡冊上分欄書寫，即在第一支簡上寫若干字（有時僅一個字），就

轉到第二支簡，依次寫下去。筆者研究過的西漢睡虎地《》的數表就是這種形式。

《三代世表》的「邪上」的情況至今不明。「邪」即「斜」的通假字，清儒多徑直稱司馬遷所創「史表」為「旁行斜上」；至於「上」的意義則沒有人解釋得清楚！

筆者認為：「上」即「前進」之意。《戰國策·秦策二》：「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鮑彪注：「上，猶前。」現代漢語中「沖上去」、「走上前」、「跟上」中的「上」字都是「前進」之意。與「旁行」的橫向前行之意相對比，「斜上」應該是斜向前行之意。

但是司馬遷《三代世表》與「斜向前行」有何關係？還需要認真研究！

首先，有必要討論一下桓譚《新論》中提到的《三代世表》所模仿的「周譜」。所謂「周譜」，即周王室的譜錄。《新唐書·儒學傳中·柳沖》：「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宋代鄭樵《通志·總序》：「古者紀年別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為表，今復表為譜，率從舊也。」那麼，太史公為何將「紀年別之書」的譜「改而為表」呢？

《三代世表》的序言中司馬遷敘述了自己製作此表的意圖和方法：

「我讀諫記，黃帝以來雖說都有年數，根據曆譜、世系之書，終始五德之傳考察，發現古文所載有矛盾或差異。孔子所以不順序論述，誠然不是虛言！於是根據《五帝繫》之諫（系譜）、

《尚書集世》記載黃帝以後至周代共和（BC841）之間的系譜，編制了世表。」

這一段《表序》是《三代世表》的說明文字，司馬遷此序告訴筆者，他在閱讀《曆譜》、《諫記》（記載世系、諡號的書）、《曆譜》以及戰國陰陽家如鄒衍《終始篇》等終始五德之書時發現古文所載有「乖異」（矛盾或差異），更體會到孔子所以對春秋以前的歷史不做編年排序的原因。但是，司馬遷是始終立志要做第二個孔子的，所以他要做孔子所沒能做到的事。於是他根據《五帝繫》之諫（系譜）、《尚書集世》記載黃帝以後至周代共和（BC841）之間的系譜等史料，編制了世表。不過，筆者還是有一個疑問，即司馬遷到底是如何解決《系譜》中存在之「乖異」的呢？筆者認為如果能弄清當時曆譜、世系、五行之術書籍的書寫形式和使用方法的話，是可以考察司馬遷的製表方法的。這無疑有助於筆者解讀桓譚所謂「斜上」的真實含義。

爲了弄清當時曆譜、世系、五行之術書籍的書寫形式和使用方法，筆者將目前出土文字中存在的「表」進行了逐一地整理、分類。這樣的考察使筆者得出了一個結論，即當時的「表」不外兩大類：一是本文第四節所述「旁行」書寫的、可供查閱的表格（畫有格子的表）；一是本文第五節所述「斜上」推演的、用來計算的圖表（附有圖的表）。

四 直綫式「旁行」書寫的查閱表格

根據上述本文對戰國秦漢時期「表」的定義，筆者將近幾十年來出土的「表」收集並進行了分類之後，發現屬於上述橫向書寫，即所謂「旁行」的表有很多，例如編年記¹⁰、日質（也有稱日記的）、曆譜（年譜、日月譜）、日書、簿籍、醫藥表、數表等。這類表的形式都是將方塊文字填充於兩條縱綫（即簡的兩側直邊）以及橫綫（編繩或墨綫）所圍成的矩形空間之內。其功能都是通過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字內容，借助於表格進行某種排列組合從而得出某種結果。以下分別予以敘述。

（一）編年記

所謂《編年記》即歷史大事年表，與《史記·六國年表》應為同類。如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共五十三支簡，分上下兩欄（圖7a、圖7b）。記錄了秦昭襄王元年（BC306）至秦始皇三十年（BC217）之間，前後歷四王共九十年間的大事。這一年表到底是持有者自己所撰，還是持有者的歷史讀物雖然尚不清楚，但其內容大致有二類：一類是秦國的大事，大多是記秦國對外戰爭；另一類是某一家族的私事，未載姓氏，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位名「喜」的縣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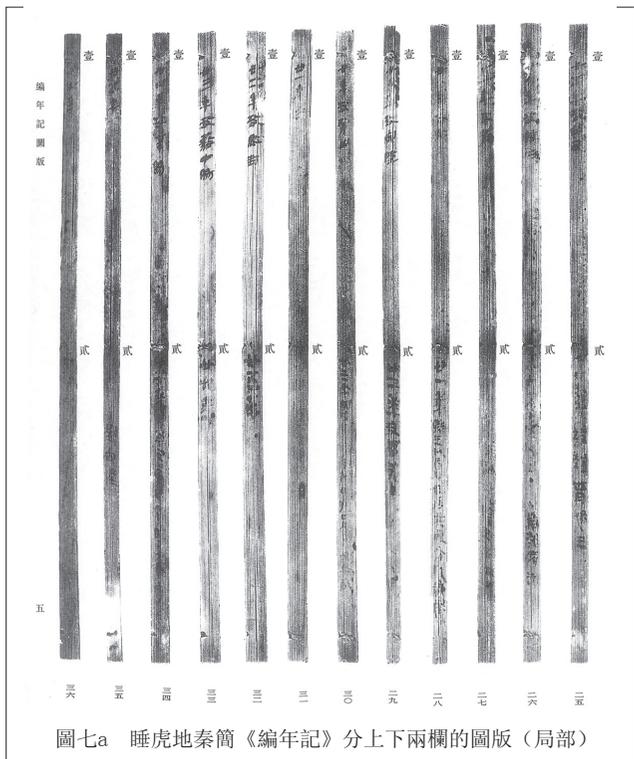
表的形式：上欄記秦昭襄王元年（BC306）至五十三年；下欄記秦昭襄王五十四年至秦始皇三十年（BC217）。就字體看，秦王政十一年（BC198）以前的國事內容是同一個人寫的，但其中家事以及秦王政十二年以後國事的筆跡較粗，當為後來加上的。

將《編年記》與《史記·六國年表》相比較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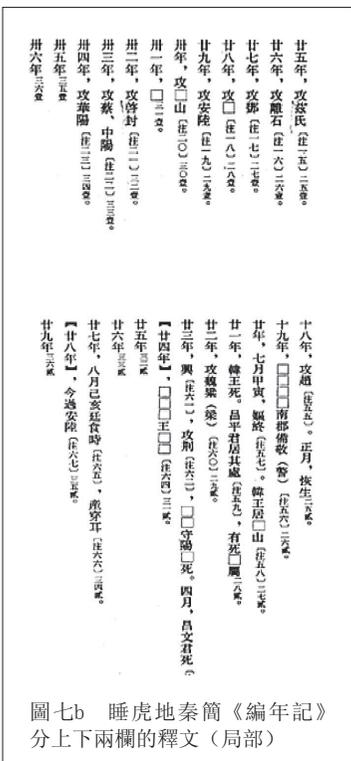
第一，《六國年表》分爲周、秦、魏、韓、趙、楚、燕、齊等八欄；《編年記》僅分爲秦國的年號、事跡兩欄。

第二，《六國年表》不載私事，《編年記》記有子女出生、命名等私事。

第三，二表的特點都在於便於檢索和對比。只不過《六國年表》反映了二百七十年間六國的事件；而《編年記》所反映的是九十年間的秦一國的事件以及「喜」的家事。



圖七a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分上下兩欄的圖版（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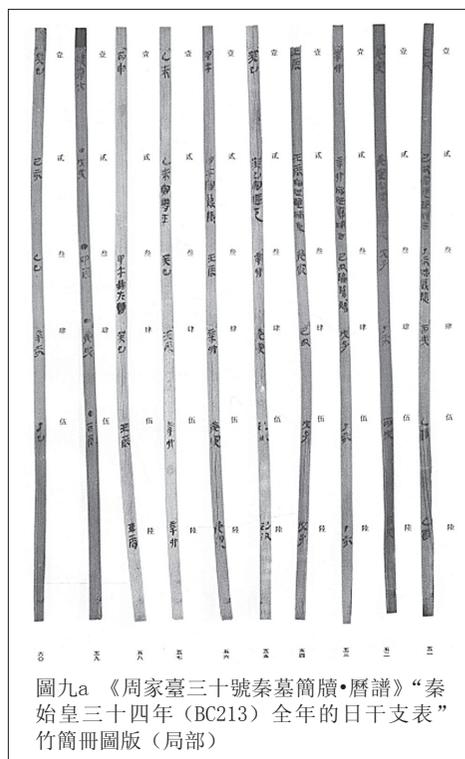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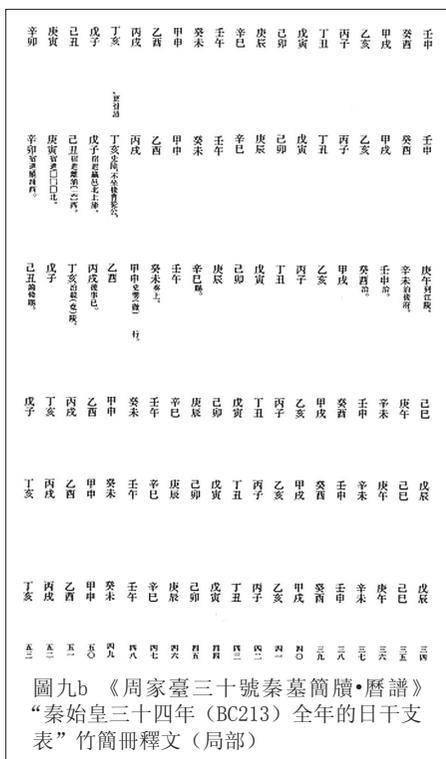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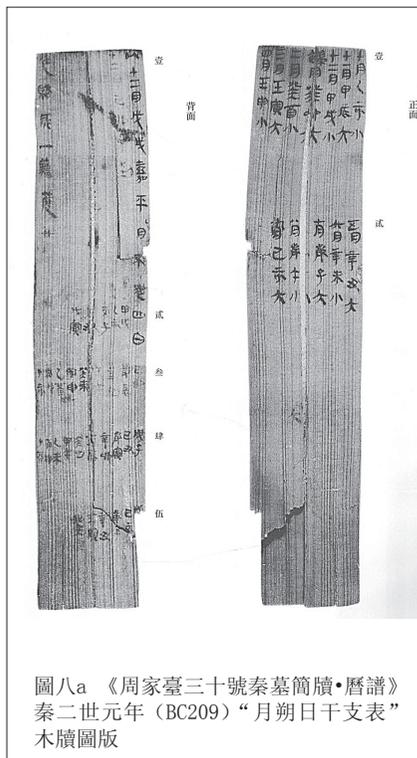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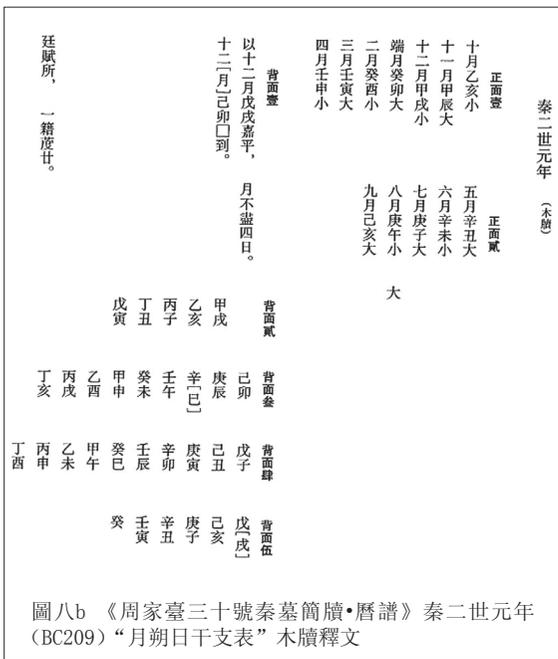


圖七b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分上下兩欄的釋文（局部）

（二）曆譜

所謂《曆譜》即依據曆法編制的記載年、月、日、時、節候等內容的書。這類書出土很多，整理者對其尚無統一命名。從出土的簡牘可知，秦漢時期的日、月、年曆是書寫為表形式的。如：《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曆譜》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BC209）『月朔日干支表』木牘（圖八）：

這是月份與初一的關係表：木牘正面分爲兩欄，背面分爲六欄。由此表可以迅速查出某月的哪一天是初一，這個月是大月還是小月。比如想知道秦二世元年的『元旦』是哪一天等。這年七月，正是陳涉等在大澤鄉起義的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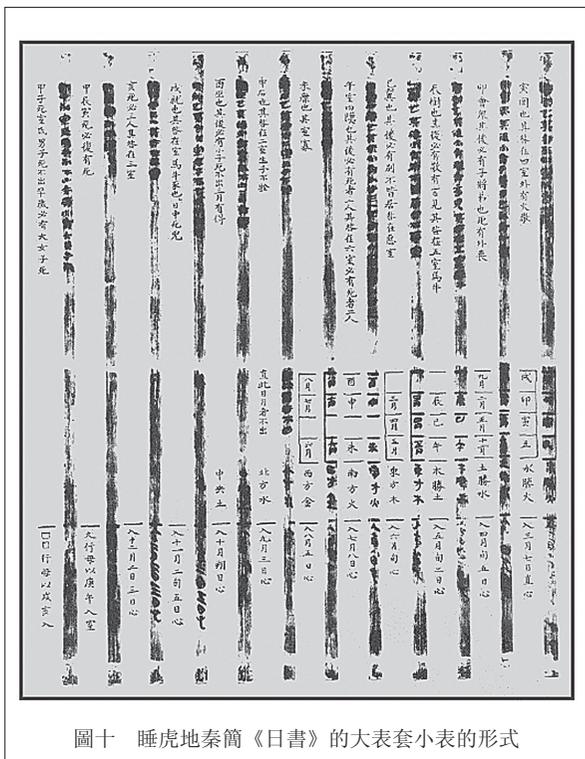
《周家臺三十號秦墓簡牘·曆譜》中還有一幅「秦始皇三十四年（BC213）全年的日干支表」的竹簡冊。整理者定名為《曆譜》，其中第四九號簡在第貳欄寫滿之後，接着倒寫于第壹欄。可見，應該是先有曆譜，然後填字。類似于今天的日曆，使用者不僅可以知道某天是幾號，還可以利用某號下面的空欄記事，至於當時是否也像今天一樣，預先在某號下面寫上預定之事（如固定的節日等）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日書

所謂《日書》一般認為是根據時日進行占卜的書。從出土實物看，也是分欄書寫為表格的形式。就其內容而言，說它是一種用來擇日（吉日或凶日）的日常生活手冊也許更為恰當。

《日書》就是在年曆（以天文為基礎）中寫明日常生活的注意事項（體現了當時「天人合一」的信念）相當於今日の日曆。《日書》與前面提到的《曆譜》不同，雖然也是一年的日月曆，但它並不一定就是某年的日曆，而是籠統地講每年某月某日應該或不應該做某事（即按照星辰位置指導生活）。《日書》與《曆譜》還有一點不同，即隨表附有許多說明文，這些內容也是「表」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日書》的內容大体不外生老病死與衣食住行等。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圖十）：庚寅日子「女為賈，男好衣佩而貴」。放馬灘秦簡《日書》：「擇日出邑門」。



圖十 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大表套小表的形式

《日書》中完整的「表」包括與綫框或符號組合的文字與說明文兩部分。換言之，「表」可分為廣義表與狹義表兩種。廣義表包括狹義表 + 說明文。

《日書》「表」的結構：以天文曆法為經（縱座標）、以日常生活為緯（橫座標）。大体不外「月諱」、「日禁」兩種形式。所謂月諱即一年分為十二月，寫明每月的禁忌。例如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帛書。所謂日禁：用干支記日法寫出每日應該或不應該做的事。近年出土的《日書》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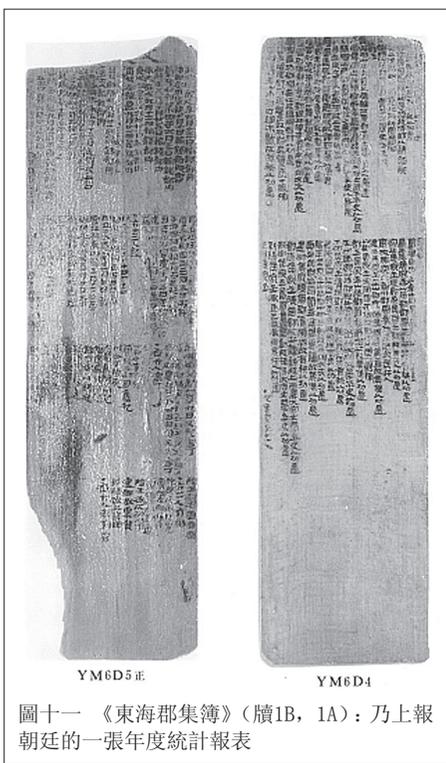
《日書》『表』的使用方法：人們利用日書表的日月數字，參照說明文計劃未來一個月、年的生活與工作。

(四) 簿籍

出土簡牘中的漢代帳簿、名籍非常多。物品記賬(穀物、什器、功績、日跡)，人員名籍(吏名籍、卒名籍、廩食名籍)等多數都是都是今日報表的形式。

簿籍以往多見於北部邊疆的居延、敦煌木簡中，但過於零散；近年來在尹灣漢墓簡牘中發現了各種完整的帳簿、名籍，有益於筆者弄清這些表的形制。

A 《東海郡集簿》(圖十一 牘1B, 1A)：乃上報朝廷的一張年度統計報表。記錄了一郡的地理行政、官員編制、榮譽人員、人口構成、



圖十一 《東海郡集簿》(牘1B, 1A)：乃上報朝廷的一張年度統計報表

土地使用、錢穀出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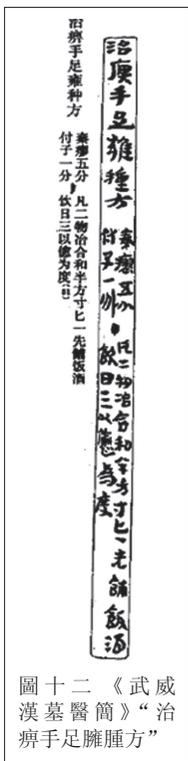
B 《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牘2B)：郡官員的綜合統計表，記錄了各縣、國及鉄官2202名；官署人數、職稱、俸祿。

C 《武庫兵器器集簿》(牘3六欄；牘4四欄) 分欄記錄了『兵車』230輛；『物』226897件。

另外，還有《諸鄉河堤簿》：乃某地整治河堤的綜合報表。《縣鄉聚簿》殘片：中記載了官吏設置等。《月言簿》、《四時簿》均為人、物報表。總之，都是通過人或物與時間(年月)、地點(縣國鄉)、數量(人數、薪俸、租稅、工程次數及進度)之間的關係報告工作情況的報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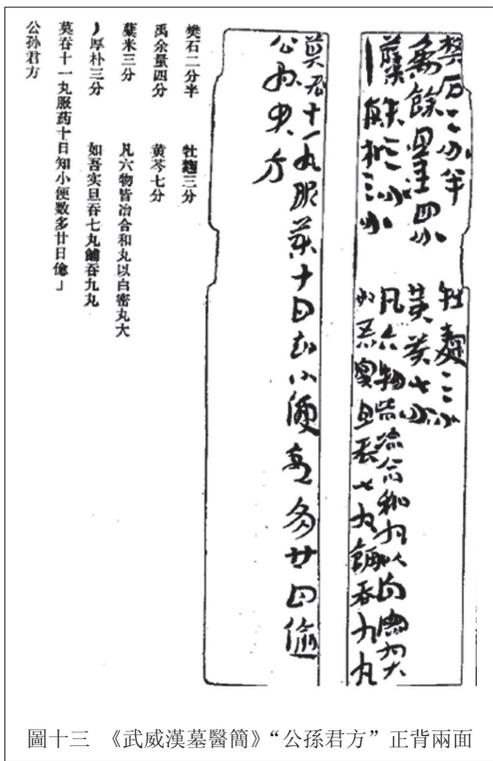
(五) 醫藥表

A 《武威漢墓醫簡》所見藥方也是書寫為『表』的形式。例如：
 『治癰手足腫方』(圖十二) 的第一欄寫藥方名稱；第二欄寫各種藥物名稱及分量；第三欄寫使用方法。



『公孫君方』(圖十三) 分正反兩面：正面第一欄和第二欄的前半段寫各種藥物名稱及分量；第二欄後半段作為說明文寫每日吞服的時間

和用量；背面是說明文的繼續，寫根據季節不同用藥量的不同，以及治愈的時間。最後才出現藥方名稱。



圖十三 《武威漢墓醫簡》“公孫君方”正背兩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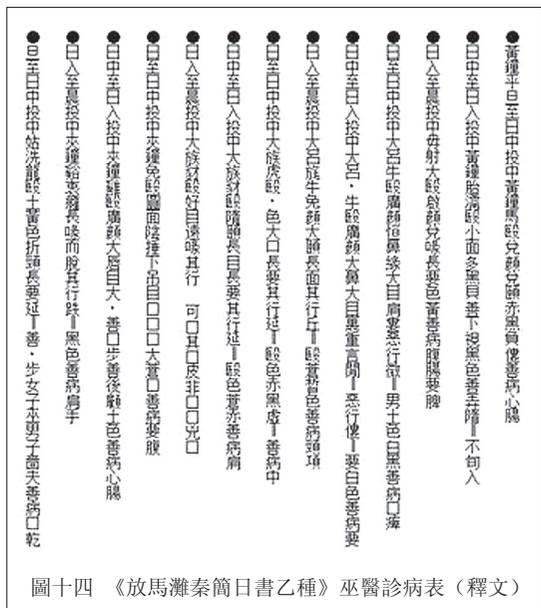
B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可見一張巫醫診病表（圖十四）。每一簡都以●題頭，內容雖不分段，但每支簡都是按照同樣順序寫出：

某月（用十二音律定十二月，始於十一月）、每日的某時（不論具體何日）、何屬相的人患病、如何面色、得何種病。如：

第二簡·黃鐘（十一月）、黎明至中午倒下、馬年的患者、臉頰銳形、皮膚色赤黑、背（負通倍）僂者易患心腸之病。

第七簡·（同月）日入至晨投中夾鐘□□毆薄顏短頸惡色蒼□黑善病北癘瘡（·日落至晨的□□的患者、薄臉短首、肌膚色青、□□黑者

易患背骨彎曲及足腫病。）



圖十四 《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巫醫診病表（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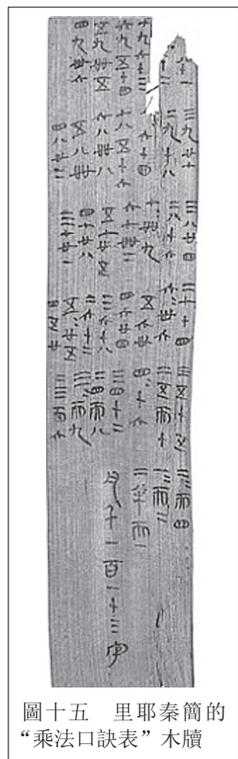
（六）數表

秦漢簡牘中算數類的内容很多，其中有很多表格。這裡僅舉兩個

例子：

A 里耶秦簡的『乘法口訣表』木牘（圖十五）：

這枚乘法口訣表的木牘，從上至下分為六欄。其語言表達方式與流傳至今的『九九』乘法口訣幾乎沒有差別。特點是既利用漢字單音節發聲朗朗上口特點分為三十八小節，同時書寫為六段式表格，非常便於誦讀、查閱。



圖十五 里耶秦簡的
“乘法口訣表”木牘

B 睡虎地M77漢簡的算表（圖十六）：

這張算表分上下四欄：第一至二欄是從個位到萬萬（億）的乘法口訣表。第三欄是銖、兩、斤、鈞、石之間的單位換算表。第四欄：是關於不同單位之間倍率計算表。¹¹

上述六種表格雖然功能各有不同，但又無一例外的都是以平直縱綫與橫綫畫出的表格，所以可以稱之為「直綫式表格」。而這種表格就是學者們公認的「旁行」式表格，即利用方格的表。然而，在出土資料中還存在着另一種有別于此的斜綫式「表」，筆者認為這應該就是所謂「斜上」式「表」。試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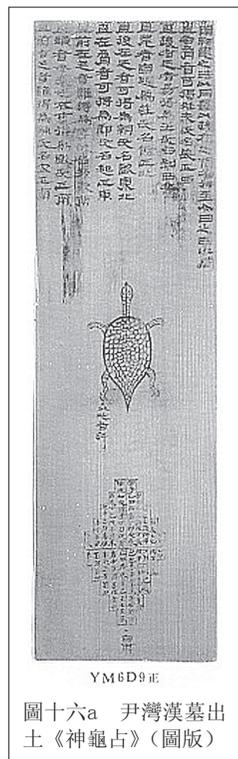
五 斜綫式「斜上」推演的計算圖表

在出土簡牘中還有帶圖的表很特別。這種表雖然也具有通過對不同文字、數據的排列組合最終得出某種結論的「表」功能，但其形式與上述網格狀迥異。使用了各種斜綫（含曲綫）的圖式，所以筆者稱之為「圖表」，即附加圖示的表。這種表或用一塊木板（牘），或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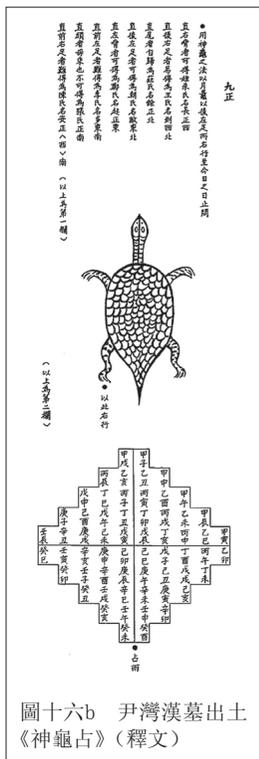
複數白簡編聯為一個平面，根據某種自然物的形式（如龜形、人形）按照某種規定的程序斜向地書寫或查找文字，而且往往借助于計算。有趣的是，在近年出戰國秦漢土資料中，筆者發現這種特殊的「表」，無一例外地都可以歸入《史記·三代世表序》所言「終始五德之傳」，而顯然與同《序》所言「曆譜」、「世系」不同。如上所述關於秦漢表「斜上」的形式至今不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這是一種表的形式，而且它應該不同于「旁行」書寫、閱讀方式的「斜進」形式。所以它很可能是與橫向書寫不同而斜向書寫的表。重要的是在出土簡牘中筆者確實發現了這種表。舉例如下：

（一）龜形占表

尹灣漢墓出土了一種《神龜占》（圖十六¹²）：借助龜形按照日序占測盜者的數術。方法是將龜分為八個部位，以龜的左后足為起點，「右行」即逆時針方向數日數，從當月的朔日數到占測的那一天，確定其在龜圖上的部位，從當月的朔日數到占測的那一天，確定其在龜圖上的部位，再根據占卜文字得出結論（推算出時間、方位與姓氏與得失的關係）。換言之，龜圖本身只是一種用來進行推算的工具，結論必須結合說明文另外得出。



圖十六a 尹灣漢墓出土《神龜占》(圖版)



圖十六b 尹灣漢墓出土《神龜占》(釋文)

(152正貳) 在足下者賤。在外者奔忙。(151正叁)

『女子以巳字，不復字。戊子以有求也，必得之。雖求頽啻(帝)必得。』表的序文中雖然沒有說明運算的方法，但是從人形圖及其所附天干可知：圖十八¹²應該以右足為起點，順時針進行運算；圖十八¹²以右手為起點，順時針進行運算的。而且，上下二圖應該是分爲男女的。¹²

(三) 星占表

周家臺秦簡《日書》(圖十八¹³)，書寫方式完全不拘泥于簡的長條形狀，而是在冊的平面上按照方位描繪出放射綫形狀，然後在格內填充文字。除了中心部之外，每一行字看起來都是斜向行進的。

關於本表的簡文，整理者指出屬於『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磨』占、『五行』占，所以定名為《日書》。表的形式與西漢占術使用式盤、占盤一樣，文字也是由中心向外書寫。也是從八月開始，與『八月將天罡』一致。¹³

可見，這裡畫在簡冊上的圖完全可以視爲式盤、占盤等占卜用具的變形。換言之，占卜用具是一種計算器，而這種『表』則是一種計算表。

(二) 人形占表

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人形占表(圖十八¹⁴)，是借助人字形從出生日期推算所生兒、女將來命運的占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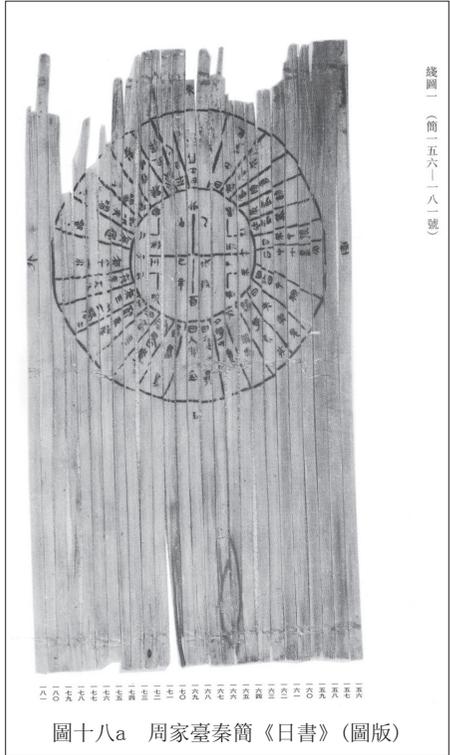
圖十七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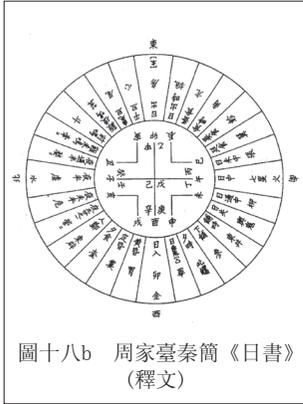
圖十七b

『人字，其日在首，富難勝殿(也)。(150正貳正) 夾頸者貴。(151正貳) 在奎(兩髀(大腿骨)之間)者富。在掖(腋)者愛。在手者巧盜。

繞圖一 (簡一五六—一八一號)



圖十八a 周家臺秦簡《日書》(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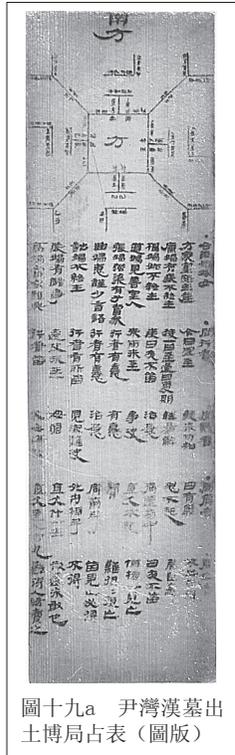


圖十八b 周家臺秦簡《日書》(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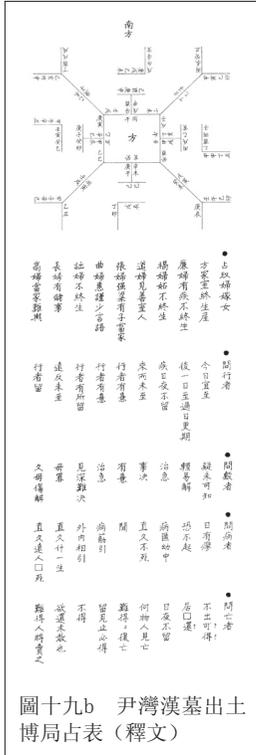
(四) 博局占表

尹灣漢墓出土有一幅博局占表(圖十九a)。表共分為六欄：第一欄是一幅博局圖，第二至第六欄分別寫明所占卜的內容，如「占取婦嫁女」、「問行者」、「問毆(擊)者」、「問病者」、「問亡者」預測項

目及其結果。雖然實物表的文字釋讀方面尚不乏可商之處，但使用此表時先在圖上查到當日干支的位置，然後在文字中查結果(娶、行擊、病、亡)的基本方法還是可知的。無論如何占卜者必須利用圖表的斜綫進行運算這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圖十九a 尹灣漢墓出土博局占表(圖版)



圖十九b 尹灣漢墓出土博局占表(釋文)

以上所述雖然只是幾種典型的占術圖表，但還是說明了當時人是如何借助圖形表進行占術的實況。而對於這些占術圖表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其實在出土的《日書》中是有些解釋的。例如：

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亡盜》的二十枚簡文敘述的是二十二條捕盜的擇日条文。每條之首以天干地支次序排列，同時相配十二生肖。記載盜者逃亡的方向、長相、特性、性別、匿藏去處、相距路程、

同伙人數、生與死、所盜竊財物是否還在或已銷贓、能否抓獲等。

周家臺《日書》的260簡及333-200簡之「六甲孤虛法」也是出於同樣目的的占卜，只是由於占法不同，表的形式也不同。有的只利用橫、縱表格進行數字的運算，有的則需借助圖形做數字的推算。筆者稱前者為「表格」，稱後者為「圖表」。

總之，所利用的圖形只不過是一種作為借助的占卜工具，換言之不過是橫縱表格的變形，目的在於方便計算，至於是什麼圖形並不重要（龜、人形、式盤、占盤等）。

五 結論：秦漢表的諸特徵

綜上所述，本文的結論在於：「旁行」與「邪上」是形式不同的兩種表。具體地說：

就書寫形式而言，「旁行」是表格；「邪上」是圖表。二者既可以同時書寫于簡牘，如《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就是一張復合型表（圖二十），也可以在使用完「邪上」表之後，將其省略（因為它並不表示結果）。筆者推測司馬遷製作《三代世表》時很可能就是在使用「邪上」表（天文、五行）推算出三代世係的結果之後，省略了「邪上」表，所以僅為後人留下了「旁行」的結果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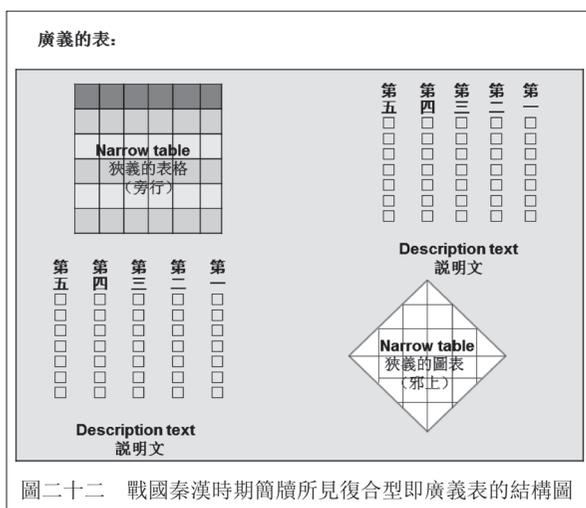
至此，就不難解釋所謂「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的說法了！

“旁行”	“邪上”
1 可利用于所有的領域	1 限于占卜（含天文）
2 可以直接查找出結果	2 不能直接查找出結果
3 沒有說明文可以閱讀	3 沒有說明文無法閱讀
4 固定的不可變更的表	4 動態的可以變化的表

如果用圖示來說明「旁行」表格與「斜上」圖表各自特徵的話，可以得出以下的二者關係圖（圖二十一）：



如果用圖表來表示本文結論的話，可以得出以下「戰國秦漢時期簡牘所見復合型即廣義表的結構圖」（圖二十二）：



總結

- 1 書寫材料的多樣化促成了秦漢時期表的發達。
 - 2 充分利用自然動植物的物質及形態創造了各種便捷表達的「表」。
 - 3 所謂表一定是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事物關係而得出某種結論的「表」。
- 字群。（而像《為史之道》這種官箴書雖然也是旁行橫寫，但它並不具備此條件所以不被視為表。）

- 4 表有「旁行」與「邪上」兩種形式：「旁行」是表格，「邪上」是圖表。
- 5 表有廣狹二義：廣義表 = 狹義表 + 說明文

- 1 拙稿是2012年3月筆者應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法國第七大學Tournes教授的邀請，在他所主持的「國家研究機構項目《數表的歷史》」（ANR project «History of numerical tables»）國際研討會上所作報告的基礎上修改完成的。在拙稿撰寫過程中曾經聽取了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法國第七大學林力娜（Karline Oheulka）教授的許多寶貴意見，特此鳴謝！

- 2 《史記·大宛列傳》：《集解》注引《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
- 3 《史記·大宛列傳》：《索隱》注引。
- 4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稱為「究不事」，遺址在今柬埔寨境內。《梁書》：「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
- 5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圖版》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一〇四頁。

- 6 《梁書·劉杳傳》引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仿周譜。」《史記·太史公自序》也說：「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旧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案：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其放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為春秋學者，有年曆、譜」

謀之說，故杜元凱作春秋長曆及公子譜。蓋因於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

- 7 北宋鄭樵《通志·總序》也將表概括為「旁行邪上」形式。清代李斗說：「卷軼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揚州畫舫錄·草河錄上》）近代內藤湖南認為「旁行邪上」形式，是「在其間按照時代、年代，按照國家、事件填入事實，以便一目了然的方法。」（馬彪譯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第六章《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這些學者談到了秦漢表有着「旁行邪上」的形式，「按照時代、年代，按照國家、事件填入事實」的內容，對歷史事件「一目了然」、「緯之」的功能。但是「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呢？誰也說不清楚。
- 8 黃人二《古書旁行邪上考》：「『邪上』即『斜上』。可能表示世系傳承間所顯現之關係，閱讀時能見其斜上之效果，惜乎原本表譜今已佚失，無法目寓，梗概皆不知，祇能空留遺憾！」《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三期（民國九十八年2009年春季）p15
- 9 （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載記類稱孔尚質撰《十六國年表》「是編雖以年表為名，而實非司馬遷旁行斜上之體」。同書經部·春秋類稱陳厚耀撰《春秋世族譜》「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
- 10 這些名稱除個別之外幾乎都是整理者根據內容命名的。
- 11 關於睡虎地M 7 7 漢簡算表的研究，可參見筆者與林力娜教授合作撰寫的 *Interpreting a Newly Discovered Mathematical*
- Document Writt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Han Dynasty in China (Before 157 b.c.e.) and Excavated From Tomb M77 at Shuhudi (睡虎地) by Karine Chemla and MA Biao. *SIAMVS (Sources and Commentaries in Exact Sciences)* Volume 12, December 2011
- 13 本章對占卜術的解釋承蒙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文獻學教授汝企和先生多方指教，特此鳴謝。
- 14 湖北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中華書局2001年版，p109。
- 15 尹灣漢墓出土博局占的釋文考訂，可參見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增訂版）第四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版。